

民權文庫

第七輯



233



民权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民权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刘慧生题

中共民权县委书记刘慧生题词

回顧歷史
展望未來
陳星

民权县人民政府县长陈星题词

承 上 启 下
继 往 开 来

刘世田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政协民权县委主席刘世田题词

前 言

新千年的第一个岁尾，我们将《民权文史资料》第七辑奉献给读者。

本辑《民权文史资料》辑录稿件 34 篇，设置了“人物春秋”等 13 个栏目。与前几辑相比，增设了反映企业创业历程的“创业之路”，反映农业发展变化的“农桑纪事”，反映民权人在国外工作生活情况的“域外纪实”，反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革回眸”，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上山下乡”等栏目。这些栏目是参照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发的“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参考大纲”的内容增设的，体现了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着重点向建国后史料的转移。

本辑增设的“创业之路”这一栏目，旨在记录民权县工商企业开天辟地的历程。此栏目不仅仅限于国有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民权的创建、发展都属于我们征集的范围。关于“文革回眸”这一栏目的设置，我们曾有一些顾虑，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面既广且深的运动，回忆这场运动，肯定会勾起人们心中的一些不快。但“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运动，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年轻学生们，现在也已到

了“知天命”之年，不把这段史实记载下来将给后人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因此，我们还是辟设了这一栏目，并希望征集到一些反映民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内容详实的稿件。在“上山下乡”栏目中，本辑选用了反映到民权农林场“接受再教育”这一知青群体的一组稿件。反映下到社办林场、青年场、生产队知青情况的稿件，我们正在征集。

希望政协委员、关心《民权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领导、各届人士和热心的读者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也希望经历、熟悉民权历史变迁的社会各界人士，把您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关民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史实回忆整理成文字，以给民权留下一份份珍贵、详实的历史资料。

政协民权县委学习文史委员会

回忆父亲王纯一烈士

王子勤 王玉生 王提生 回忆
刘善兴 王 兵 张育新 执笔

父亲王纯一烈士离开我们已 50 年了，每每忆起他那舍生忘死、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父亲 1898 年 9 月生于河南省考城县邵庙村（今属民权县李堂乡）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家有薄产，读私塾两年，后家境逐渐破衰，他便辍学随父母务农为生。

我们的家乡地处黄河故道，豫、鲁两省交界处，旧社会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盗贼出没，土匪猖獗，广大人民群众祖祖辈辈被压迫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苦难中成长的父亲生性耿直，脾气刚烈，自幼为人忠义，疾恶如仇，在家乡颇有名气。面对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他从懵懂愤世到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先进思想的影响，走上追求翻身解放的道路。

1938 年 5 月中旬，侵华日军土肥原 14 师团主力渡过黄河，进犯豫东，控制了陇海铁路线上民权境内的内黄集、野鸡岗一带。国民政府军虽作了一些抵抗，但很快溃

退。国民党政府民权县县长张法权惊慌失措，闻风遁逃。民权县沦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无人道。在日军的收买和拉拢下，一些不顾民族危亡、卖身求荣的中国人充当汉奸，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各种反动势力纷纷纠集起武装，一时间，三里一队长，五里一司令，遍地草头王，全县各种大小顽杂土匪武装多如牛毛。外敌入侵，内患横行，广大人民群众走投无路，社会秩序处于极度恐怖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在这年秋天，曾在国民政府军二十六路军董振堂部任职、时任睢县六区壮丁队武装教官的陈丽泉回到家乡，在胡集一带组织起信义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在王桥组织了“河南人民抗日自卫军”。这时，父亲已年近不惑，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并已经当了爷爷。但他闻讯后，毅然和广大热血青年一样，满怀抗日的热忱，参加了陈丽泉领导的民众抗日武装。

1939年春，陈丽泉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父亲也随之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不久，父亲又转入鲁西南军分区武工大队，先任班长，很快又升任排长。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父亲所在的武工大队主要活跃在豫鲁边界敌占区。为了配合我主力部队外线作战，他经常带领队员偷袭日伪军，打击反动势力，神出鬼没地战斗在西起兰封、东至商丘的陇海铁路线上，扒铁

路，打据点，割电话线，搅得日伪军和土匪顽杂武装惊恐不安。李堂乡大地主、汉奸李峰元（外号二门墩）到处张贴“打倒八路皮，活捉王纯一”的标语，进行威胁和恐吓。父亲无所畏惧，英勇战斗，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敌人捉不到父亲，就把恼怒发泄在我们家，一次次抄家，砸东西，扒房子，毁坏庄稼。敌人的嚣张气焰没有动摇父亲的抗日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与日伪军血战到底的信念。他对奶奶和母亲说：“房扒了，地毁了，不要紧，等赶走了日本鬼子，咱再盖、再种。”敌人无计可施，便抓捕威胁父亲的家人。一家老小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无处安身。母亲曾多次被敌人抓去，惨遭毒打。子勤、玉生也曾被敌人抓去严刑拷问。敌人企图用这种方法捉住父亲。记得有一次，母亲刚走进一个村子，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包围了村子，逐家搜查。母亲机警地躲过敌人的搜查，逃了出来。残暴的敌人为了不放过母亲，恣意地杀戮这个村庄的老百姓。

敌人的暴行使我们无法在家乡生存。1943年春，子勤、玉生参加了八路军，拿起枪杆和父亲并肩战斗。这年秋，父亲把全家老小一起迁到鲁西南革命根据地，把女儿提生和两个儿媳送进我根据地八路军被服厂。他坚定地对领导说：“俺不但一人抗日到底，全家都来参加革命！”

1944年冬，中共民权县委（陇海铁路北）、民权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父亲任县武工队队长，主要担负保卫县委、县政府与锄奸任务。他和他的武工队员们大多是本

乡本土人，凭借熟悉地形和社情，隐蔽自己，打击敌人，来无影，去无踪，令敌人闻风丧胆。当地顽匪头子张盛泰对父亲和他率领的武工队恨之人骨，在日军的配合下反复围剿，但都一次次失败。于是张盛泰就派人在县城四乡到处张贴布告，叫嚣：谁割下王统一的人头，赏银元3000块。

1945年5月，历经战火的洗礼和斗争的考验，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中原逐鹿。当地的汉奸、日伪军、土匪张盛泰、李峰元之流，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军。他们疯狂向解放区反扑，企图摧毁我党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随即投入了保卫革命政权、配合主力进行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

1946年夏，中共民权县委获悉，王桥西北辘轳湾村大地主、联保主任白立宪，依仗权势，欺压百姓，残害革命干部家属，成为我开展对敌斗争的一颗“钉子”，决定将他“拔掉”。经过认真侦察，一天下午，父亲和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光同志率领部队从曹县魏湾出发，急行军30多里，天刚落黑赶到该村，直扑白家大院，将白立宪抓获，并把他带到根据地关押了一个多月。迫于形势，白立宪交出长短枪12支和一部分粮款，并保证以后不再欺压百姓、抓我干部家属。这次行动，有力地打击震慑了敌人，鼓舞

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1947年秋，父亲被任命为民权县公安连副连长，执行看押犯人和锄奸任务。大地主、还乡团长李峰元，经常带着他的还乡团在胡集一带为非作歹，捆绑吊打我党员干部、战士家属，民愤极大。9月的一天夜里，公安连配合独立营到胡集南的唐庙、马庄、常营等村隐蔽，准备打李峰元的埋伏。不巧，这天没有等着李峰元，却碰上了到常营村催粮要款的国民党王桥区小队队长梁同绪（外号梁歪脖子）带领的区小队。梁的区小队刚到村边，就被我公安连的游动哨兵发现，敌人没敢放枪，调头就往回跑。父亲带领战士立即追赶，一直追到于楼村附近，敌人有的进了庄稼地，有的钻了秫秸垛，被公安连战士一一活捉。这次战斗，缴获步枪9支、匣枪2支，处决了梁同绪，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害。

1947年12月中旬，为打退国民党主力部队的进攻，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华东野战军某部对驻守在民权县城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中共民权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公安连、县大队和独立营，配合主力部队投入了攻城战斗。战斗中，父亲率领公安连的战士英勇作战。破城后，他又带领战士们迅即进城打扫战场，搜索残敌。这次战斗，我军一举歼灭守敌国民政府军暂编24师一个连、整68师81旅炮兵营和4个保安中队，共计1000余人，除国民党民权县政府县长及其亲信逃脱外，其余大都作了俘虏。恶霸地主、还乡团长李峰元及其军师胡子美也被我

俘获。李峰元化了装夹在俘虏中，故意操着湖北口音，妄图蒙混过关。父亲远远望去，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不共戴天的死敌。李峰元一见父亲，急忙转过身去。父亲大喊一声：“哪里跑，扒了皮也能认出你！”说着上前一把将其揪了出来，送交人民政府。之后不久，民权县人民政府在北关镇召开公审大会，将恶贯满盈的李峰元处决。

随着我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节节胜利，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决战即将在淮海大地展开。为支援前线，各地方武装选派大批干部和兵员补充到主力部队，留下坚持斗争的骨干力量相对减少。敌我力量的局部暂时变化，使一些不坚定分子（大部分是被俘新参加人员）悲观失望，携枪投敌。到1948年夏，民权县境内我党领导的武装兵力由800余人下降到不足200人，而国民党张盛泰部总兵力达1000余人，形势非常险恶。为此，中共民权县委决定，把支前和扩充兵员作为主要任务，尽快扭转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

农历1948年7月下旬，时任民权县公安连连长的父亲和战友阎伟修一起到陇海铁路两侧侦察敌情，并布置支前和扩充兵员。完成任务后，父亲让阎伟修先回去汇报，自己到比较熟悉的土山寨一带进一步了解情况，开展工作。7月25日傍晚，父亲行至土山寨时，不料被张盛泰部一名叫董庆林的匪兵发现。此人以前跟随父亲当过勤务兵，后叛变投敌。叛徒认出父亲后，即向其小队长张凤祥告密。张立即派兵围追。父亲单枪匹马，与敌小队长张

凤祥率领的匪兵展开激烈枪战，经英勇搏斗，虽三次突围，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敌人用铁丝将父亲五花大绑，押送到土顽盘踞的褚庙西张楼村张盛泰部一大队长李连选家院内，严刑拷打，妄图用酷刑让父亲开口，说出我地下党组织和扩充人员名单，并威逼他让两个儿子投降。父亲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用木棍打断了他的双臂，鲜血直流。父亲坚定地说：“你们就是杀了我，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解放军、共产党，你们是杀不完的！”敌人用老虎凳压断了父亲的双腿，疼得他浑身打颤，仍大骂不止，高喊着：“龟孙儿，打吧！打残了是一堆肉，打烂了是一滩血。老子决不会向你们求饶，给共产党丢人！”

臂折腿断无法动摇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敌人恼羞成怒，一个匪兵拿出刀子威胁说：“再叫割了你的舌头。”父亲毫不畏惧，怒骂不止。凶狠的匪兵残忍地割下了父亲的舌头。父亲怒目圆睁，一口鲜血吐在了匪兵的脸上。敌人无计可施，又残暴地挖去了他的双眼。

四天惨无人道的折磨，敌人未能从父亲口中得出半点口供。农历7月29日，这位刚强的豫东汉子、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被敌人活埋，时年50岁。

父亲牺牲后，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遗体偷偷挖出，运回家乡，悄然安葬。34年后，当我们起出父亲的遗骨与母亲合葬时，发现墓穴中捆绑他的铁丝尚未完全锈蚀。触景生情，大家不禁想象起父亲英雄就义时的惨

烈情景，止不住泪如雨下。

（本文作者 王子勤，民权县总工会离休干部，王纯一烈士长子；王玉生，民权县本材公司离休干部，王纯一烈士次子，1999年8月去世；王提生，商丘市睢阳区商业局离休干部，王纯一烈士之女；刘善兴，解放军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部主任，王提生之婿；王兵，现在民权县民政局工作，王子勤之子；张育新，现在中兵民权县委办公室工作，王玉生之婿）

【民权之最】

民权县日降水量之最

1963年5月19日，民权县普降暴雨，日降水量达253.7mm，是民权县有气象记录以来日降水量最大的一天。

（王浩汤 供稿）

艰难的起步

——回忆民权葡萄酒厂的初创阶段

杨振起 口述 吕尽善 执笔

1954年，河南省国营民权机械农场在县城东的大片沙荒上（今商丘市国营民权农场河东队处）及其所辖仪封园艺场种植葡萄，面积近3000亩。

1957年，葡萄大面积成熟，销路成了问题。北京葡萄酒厂缺葡萄，便派专列到民权收购。运载葡萄的专列行至石家庄，葡萄大量霉烂，被防疫部门查封，就地销毁。此事引起了轻工业部领导的重视，为开发利用民权的葡萄资源，确定在民权建立葡萄酒厂，当年便让西北勘测设计院派员赴民权勘测，选择了民权县城关的韩庄、周园、老城北三个点，进行水文、地质分析，最后把厂址选在距民权火车站较近的韩庄。由河南省工业厅投资150万元，建设一座年产2500吨（含酒精500吨）的葡萄酒厂。建材由轻工业部通过国家计委戴帽下达。具体的筹建工作由民权县人民委员会负责。

1958年3月，民权葡萄酒厂基本建设正式开始。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县委、县人委建立了筹建班子，从韩庄一次有偿划拨土地185亩，选调我们6名干部承担筹建民权